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原發微卷一上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葉元符

覆校官<sub>臣</sub>倪廷梅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蔡鎮

謄錄貢生<sub>臣</sub>戴天民

欽定四庫全書

天原發微卷一上

宋 鮑雲龍 撰

明 鮑寧 辨正

太極

元名冲漢

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為造化之  
樞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

樞如衣有紐

此下原有挈其綱也四字  
東山議其參以人為今刪

在萬物則萬

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榦有柢

此下有立其本也  
四字東山議見上

今謂之無耶冲漠無眚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

耶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詰其為理也至高而不

遺於卑至妙而不離於微

音叫猶邊微之微出老子註又云則禮記窈於山川

之窈言其所自出也註云窈謂山澤通氣

至精而不雜於氣至神而不滯

於物

此下原有天地間未生者生未發者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東山謂其籠罩之辭又引北辰居

所而經星七政環遠為喻東山謂其不然今是為萬悉刪之而以魯齋問答語補下文四十九字

物之本涵陰陽動靜於其中而不雜陰陽動靜以為

言今以太極名篇而冠二十五篇之首實古今言理

學一綱領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

朱子答學者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所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

焉是則所謂太極也

按原本注文只從答西山書起似欠提頭今採朱子語錄補上

又答蔡西山書曰所以闔闢往來而無窮者以其

有是理爾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兩生四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聖人因

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

書言此易字不可以書言也易變易也

此下原有陰陽爻錯千變

萬化皆從此出按此字指易而言陰陽爻錯便是易如何人說皆從此出今考朱子語錄無此數語乃後人增入魚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性情

之妙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太極中全是一箇

善若三百八十四爻有善有惡皆是陰陽變化已後

方有通書曰誠無為太極也幾善惡陰陽也德曰仁

義禮智信五行也皆就圖上說

此下原引朱漢上一節凡七十字意欠明

切今刪去

張南軒曰太極者萬理總會之名所以形性之妙若只曰性不曰太極只去未發上認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見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愚曰極無不在民極則有總會之義北極則有樞紐之義皇極則有標準之義謂之太極則是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內無總會之

形而實為萬物之總會無樞紐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樞紐無標準之形而實為萬物之標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愚按此句即程子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按今

近思錄所載如此又易傳附錄云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二者文雖小異而大旨則同原本此下又引蔡節齋云周子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義有未當台刪辨見篇末總論下今舉朱

子六條以釋此一句其主太極而言者有三一曰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二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三



曰無極者只是說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  
靜生陰陽主陰陽言者亦有三一曰從陰陽處看太  
極便在陰陽裏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  
是太極非也二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其中各  
有一箇太極三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  
本體不雜陰陽而為言爾

此下原本有主太極而言  
太極在陰陽之先陰陽未

生也主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既生也等  
語一百四十餘字乃魯齋本蔡氏之言而增益之義

有得失合刪  
去并論于下

寧按先儒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蔡節齋乃云主太極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先陰陽未生也主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既生也非獨在先二字非是但以主太極主陰陽分言便不是了今魯齋採朱子語六條以三條主太極三條主陰陽為是據於分屬使朱子語意不圓如曰象數未形而理已具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如此却只說得理一邊離了氣一邊今考語錄云太極者象數未

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  
又云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  
竟是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  
是理又云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  
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  
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詳此皆以理氣交互  
說魯齋只截上一半言理便覺偏一邊去要之理  
氣本無先後只為氣以理為主故先言理後言氣

先儒謂天下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則理與氣實未嘗相離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以其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其高

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推而下之則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物

各具一太極自二五生物推而上之

原本誤作太極本無極推而上

之今則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物體統一太極按是萬為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雖二氣五行生人生物萬

有不齊

原本此下有太極行乎其中自有條理間架不是僦伺都無一物東山謂條理間架豈所

以言太極今易  
以下文八字

而太極之妙無不在所以外邊纔感

中間便應眼前觸着撞着都是這道理大小各快活  
愚聞之師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  
無極一句是倒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猶周子所謂  
無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倒言之曰無聲無臭  
上天之載亦何不可所謂無極而太極者非是以無  
極加於太極之上也象山不肯拈太極本無極一句  
只攻上句徒肆強辨某若得見象山敢問晚學未通

請公將太極來看一看象山必大怒曰太極是無形之物是天地所根本之理如何將來看我無可將爾無可看即是無極也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真千古擲撲不破之議論也

寧按臨川吳氏有云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

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又曰開物之前渾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閉物之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為渾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極為之常常如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寧按邵子云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朱子易學啟蒙云太極之



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二是皆知道者之言也今吳文正謂以未判已判言太極未為知道何也竊詳邵子朱子是言畫卦則太極是一圈子分作奇偶二畫所謂一分為二是也故可言分判文正以造化之理言則太極是渾淪一理初無分判之可言也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

周子於第二圈中分出一圈在上以見太極渾淪極至之理而無形爾只這圈子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箇

物事在這裏流轉賦在萬物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故曰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皆自然而然第人物本同氣稟有異爾朱子解剥圖體示人以一身所自來惟人也以下示人以人道所由立使知人所以為人聖所以為聖君子小人所以各有氣稟而不同爾或曰太極圖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愚謂上一圈是天地之性下一

圈分陰分陽便有箇氣質之性在裏

邵子曰道為太極

朱子曰此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為言愚謂道即太極無二理也或謂道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太極豈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渾淪底道是極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隨他通處極與道豈有二理耶

又曰心為太極

朱子曰此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愚謂心統乎理即渾然太極出應萬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故游氏曰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是動靜為陰陽也

此條愚謂下原有極者性之形體等語寧按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

朱子取之今謂極者性之形體非是其刪二十四字文方簡暢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

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  
言無極而周子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  
就陰陽以上發出太極來

蔡季通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先生羲文矣  
後不生孔子不得三千年後不生周程亦不得愚謂  
有羲文之易無夫子太極之說則人不知易之本知  
本矣無周子無極之說則人不知太極之妙易有太  
極一句羲文後非孔子無人道得出孔子而後千五

百年無人識得破至康節始識其為作易根本至濂

溪始以無極而發明其旨聖賢以道相傳漸說到親

切處爾

此章原註註百餘字東山評其糊塗袞縷予因條其得失撮取一百四十餘字著于右餘

悉刪去而  
總論于下

總論寧按大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是孔子發明伏羲畫卦之次第就

陰陽變易中指出太極以示人曰太極者理之至

極也兼有樞極之義以其統天地萬物之理故以

太極名之惟其有此極也所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變化無窮焉曰儀曰象曰卦即所謂易而太極實為之主此造化之樞紐而品彙之根柢也是則易有太極一言其包括至大而無遺矣至宋濂溪周子又以無極而太極言之何耶朱子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又何耶蓋易有太極自羲文作易未嘗言也至孔子贊易始言之遂為聖門言理學一大綱領然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斯義不

明於天下久矣漢唐諸儒言太極者咸以混沌未分之氣當之實祖老莊遺意而與孔子所言不相似邵子云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萬物誠如諸儒所言則太極屬之形氣而有限量矣不幾於下同萬物乎濂溪周子生乎千數百載之下灼見聖人之心於千數百載之上遂建圖著說以明之終篇不過二百五十餘字而陰陽造化之妙天人性命之源與夫聖人之立人極君子之脩其身莫不畢具然其辭語



高簡旨意淵微有未易與俗人言者故周子在當時獨以授二程子二程子言及性與天道多本其說而未嘗輕以示人故二程子歿學者創見是圖議論不一以陸氏兄弟之高明尚力詆無極之非而有屋上架屋之誚況其下者乎我文公朱子用是憂懼乃研精覃思為之一一別白使周子之說字字有歸宿學者讀之始知太極之妙無樞紐之形而為造化之樞紐無根柢之形而為品彙之根

祇理學之綱領遂大明於天下而老莊及漢唐諸  
儒之說始不得以汨之蓋周子之功於斯為大然  
微文公朱子學者亦何自而得於心乎今觀朱子  
圖解其弘綱大旨既昭晰不遺而微辭奧旨亦剖  
析無隱誠可為聖學之階梯矣後儒復有立新奇  
之說以求異者何耶有若節齋蔡氏西山之長子  
而從游於朱子之門者也其解易字每過高而背  
其師說觀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

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為易之本明矣節齋謂易  
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  
太極之先矣豈不大有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  
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  
陽之內時既不同所主皆異竊詳朱子謂動靜不  
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今以陰陽與太  
極對論豈可謂時既不同而所主皆異乎魯齋著  
天原發微謂太極上加易有二字便見太極之有

根源謂易字最微密乃陰陽變化妙處在兩儀萬  
化之先而具兩儀萬化之體原其所失與節齋同  
一軌轍豈非承其謬而未之正者耶節齋之失吳  
文正公幼清嘗論之後學以其游於朱子之門也  
猶主其說予則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  
故不可不辨

動靜

此章言太極動靜而陰陽分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動

靜氣也理乘氣而行也奇耦變化牝牡相銜得其陽  
氣者乾道成男得其陰氣者坤道成女氣聚成形形  
交氣感陰陽綜錯所以為易天地間只有箇動靜循  
環不已此外更無餘事或問陽動為用陰靜為體今  
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却自動處說起則用在體先  
且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愚曰未動以前則是理所謂  
無極而太極是也理不當對動靜言未動則是靜未靜  
則是動未動則又是靜然則理無對理不可以動靜

言理則因動靜而見也若夫邵子謂用起天地先朱子謂太極之用所以行皆指用處說爾蓋謂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者其意深矣附虛谷云所引蔡季通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此十字尤精論陰陽而求其端於動靜之前論天地而求其所以然於天地之外此皆不容言也魯齋云動靜雖不離於太極而未動之先止是太極太極雖涵動靜於中而不可以動靜名迨夫氣機一動而陽生一靜而陰生太極即

乘其機而出入

寧謂出以陽之發越  
言入以陰之收斂言

隨物賦受無往

不在此天地萬化之原也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釋此章極為精妙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  
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  
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  
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

寧按動靜以時言如晝夜一般陰陽以位言如東西

南北一般兩儀是天

地與畫卦兩儀又別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

乘之機

虛谷云黃勉齋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動靜陰陽也氣也所以

圖解曰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

生微笑某嘗深喜此語筆之於冊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

之器也愚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所乘之機是動靜



乘載此理在氣上不覺動了又靜靜了又動故曰太

極猶人動靜猶馬馬以載人人以乘馬馬一出一入

人亦與之出入

寧按故曰以下多朱子語此句下原有所以太極乘此氣之動靜而生陰

陽也十五字是魯齋隱括語辭意欠圓活東山評之今刪去一依朱子語補下文二十七字蓋一

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周子謂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 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

太極

東山評此二句不是寧按係朱子語合仍舊

從陰陽處看陰陽只在

太極裏謂之太極在陰陽裏亦得由五行二氣而上

則根於太極之一是萬為一性之原也由二氣五行而下則散為庶物之萬一實萬分命之行也靜則太極混合而歸于一動則太極開闢而散于萬或曰如此則太極亦有分裂乎曰本一太極爾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箇太極如月在天一而已及其散在江湖影隨處而見渠可謂月分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無間然也

寧按吳文正公云大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說卦畫周子圖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說造化言卦畫則生者生在外有兩儀時未有四象有四象時未有八卦朱子謂生如母之生子子在母外是也言造化則生者只是具於其中言五行即是陰陽朱子所謂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即是太極朱子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朱子又謂生陰生陽之生猶曰為陰為陽云爾非是生出

在外惟朱子能曉得太極圖說之生字與大傳之  
生字不同解經析理精密如此如何不使人觀之  
而心服兩儀四象八卦漸次生出者也非同時而  
有太極陰陽五行同時而有者也非漸次生出一是言  
卦畫一是言造化所以不同寧謂只一生字所指不  
同而二章經旨之明晦實所關繫非朱子用功之深  
不能辨析至此非文正用功之深不能察識至此朱  
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看某底言語不出學者其

可忽諸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動前又有靜  
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此天道也始於陰成於陽本於  
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陰復根於動其動  
靜亦無端

又曰動靜互為其根根字最宜玩味

蓋有已定之動靜有可見之動靜而未定不可見者

動靜之根也

魯齋又云方其一動一靜此所謂可見之動靜也及其已動已靜此所謂已定

之動靜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其所謂根即陰陽按頭處是也此不可見之動靜也此一根字

難說謂動根於靜靜根於動亦只說得箇互換往來無間客主爾意味未永不若朱子說得圓活其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貞本乎靜貞者靜之質著乎動是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人不能不動而立乎人極者必主乎靜則著乎動者自無不中節而不失本然之靜矣靜者

性之所以立動者命之所以行其實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貞也故曰無極之貞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止以靜言此似指箇貞字為動靜之根也愚謂動而生陽非自動也根於太極而動出而賦予萬物也靜而生陰亦非自靜也根於太極而靜入而各正性命也是則太極者天地之根所以御陰陽動靜之氣以行能生成萬物也其為根也豈易言哉

又曰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分動靜為兩段事漸安排引入來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箇裏又自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時自合少止易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造物自然如此豈待人安排哉皆本末一貫之理

朱子曰動靜亦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



易便是對待底

變易者如陽變陰陰變陽屈伸往來之類是也交易者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卦圖上天地定位之類是也

原註有云太極之動是流行也動而靜則為陰陽之對待對待則復動而為流行如寒暑往來是也流行復靜而為對待如天地四方是也。已上註文義有未當合刪今存之而辨于左

寧按朱子云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魯齋謂流

行復靜而為對待對待復動而為流行可謂誤矣  
流行如寒暑晝夜之相禪豈可復為對待對待如  
天地四方之定位豈可復為流行此理甚易見有  
不待辨而明者

又曰思軻以後無人識性始自濂溪說動靜陰陽五行  
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來

人未生時只有此理受得這理而生方喚作性天地  
之性純是此理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是氣質以理與

氣雜言之於是有昏明厚薄之殊故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便是查滓

又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

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乃天理之自然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動但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於靜而無動所以欲動情勝

利害相攻從懷如流其違禽獸不遠矣惟聖人則不然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理未嘗息是以其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夫知此而修之戒謹恐懼而靜者常為主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放僻邪侈而無不為小人所以凶也

此章  
註文

雜取通書動靜  
章及太極圖說

寧按章首二句出朱子太極圖解而魯齋注文所謂流於動而無靜淪於靜而無動亦朱子語但採之以解此章似欠親切既曰淪於靜而無動而下文遽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接之意不貫穿今竊敢以所聞者補釋之曰夫動靜之理即太極之道也理以公共言德以有諸己言衆人之生莫不具是理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故其靜也失所養而其動也恒多謬此所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而

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惟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

義此四句出圖解其靜也則寂然無欲而大本立其動也

則高下中節而達道行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妙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人極所以立使夫天下之為衆人者有所取法焉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是乎定矣斯聖人所以成位乎中而贊化育也

按圖解所謂仁與中即元亨誠之通主動而言用也義與

正即利貞誠之復  
主靜而言體也

邵子曰天生于動地生于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  
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陰陽之中又有陰  
陽故有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  
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愚按邵子所說由太極而動靜則一生二由動靜而  
分陰陽剛柔則二生四又從而分太少則四生八卦  
自此畫數自此推舉天地萬物不能逃矣

此下原有  
數句云先

儒說康節於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今按乃是說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之意與此不類合刪去

靜動

此章言動根於靜也天地四時流行不息然常着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秋不能生長成實如人終日應接須少休息便精神較健如四時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有竭時易曰闔戶之謂坤先於闔戶之謂乾是由靜而動也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以入故曰闔乾自冬



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以出故曰闢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陰變而陽故一闔一闢謂之變闔往闢來萬變不息在一歲為寒暑在一日為晝夜在一身為出入生死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首坤歟陰雖夏至方生不到那亥上六陰極處則未可言靜極則動附虛谷問云靜動者舉一歲流行者觀之而見其動根於靜偏言之也有十月之坤而後有十一月之復然坤非無陽天之生意未嘗絕也九月十月而薺麥蒜

生早梅水仙花發萬木葉落一葉之本各有一芽枯  
而非死此乃元貫四德貞中有元春貫四時冬中有  
春第風霜之凜冽者在外萬物於茲歸根復命以避  
霜殺龍蛇螻蛄蚯蚓蛙龜鶯燕以蟄全生則暖在土  
中井泉不竭則陽在地底雖靜極而未嘗無所為也  
魯齋答云此章以靜動立名者前來無人從此分起所  
以不敢與動靜章一字相犯動靜主太極陰陽而言  
是從動處說起靜動章又離了上面動靜窠窟止從

造化流行一歲之終而始處說起故引邵子一靜一動之間坤為太極之說皆從陰靜中說起動來所以開一歲之造化也

易繫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和者言感而遂通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人心天理一也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陽闢而動陰闔而靜一動一靜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也或曰

太玄謂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信無不在其中信者

誠而已矣

已上本邵伯溫經世書解

周子通書曰元亨利

貞誠之復一通一復之間有箇真實之理在其殆元

亨利貞之貞是也後乎貞為利前乎貞為元由利而

貞則天地人之妙歸藏于此由貞而元則天地人之

妙發越于此正而固誠實而不妄所謂萬變不息而

真實者在

此下刪原註十六字

聖人用之主靜以立人極者正

在乎此謂之至妙至妙者蓋極言其莫可得而形容也這箇妙處大關造化動極復靜便是死靜極復動便是生陽極生陰便是化陰極生陽便是變人能識一動一靜之間者便能知變化死生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子曰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為

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此只就圖上說循環之意坤陰收斂已盡復陽包含

未露

寧按坤復之間是靜動接頭處此下原註有云是本然之靜不與動對即無極而太極失其旨

矣合

以人心言之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

所知所覺之事在易為純坤無陽之象而有貞至不可磨之理在其間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不得

合為一說矣

此下魯齋原註有云仰子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恐是此意若以人心觀

之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此時此意須虛心靜慮方見得寧按上文大意主

於靜若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是此心全動而為情矣謂之靜固不可謂之欲動不動亦不可合則去又按朱子語錄論即子此二句有兩條俱以赤子入井言而分別各異其一條云如怵惕惻隱於赤子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詳魯齋所云蓋本於此細思之終是有碍既曰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矣如何又說得未成怵惕惻隱耶又一條云今人乍見赤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赤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此却截得明白乃知前條必記者未悉或有誤字魯齋適見前一條未參後一條故有此失蓋語錄書成於門人衆手有可疑處正當參會衆說以求之未可遽執一言以為定論也

今以圖之左右推之圖右屬陰陰主闔陰

中有陽言自巽消以至坤翕靜之妙也是無極之前

陰含陽也圖左屬陽陽主闢陽去分陰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是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生一陰故曰父生長女而為姤坤生一陽故曰母孕長男而為復此合乾陽坤陰舉一圖而通論也若單論無極只在坤復中間却不可指有象之後泛言之故曰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又曰坤復之間為無極其間謂何非動非靜至微至妙有是理而不見其迹不可以形容盡矣朱子詩云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



義來至哉言也學者宜深味之

寧按朱子語錄或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  
為無極與太極不同朱子答曰他自據他意思說  
却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  
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他兩邊生即是陰根陽陽根  
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即無對

詳見先  
後篇

又云邵子

說與周程不同周程只說體用動靜互換無極邵  
子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詳所

謂問者即陰陽相根接頭處也又按邵子就圖上說無極故云無極之前周子無極是說理之無形不可以無極之前言之

又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生萬物之始者生之本也

先天反本復靜曰坤在一日則亥時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有一未形後天陽動於中為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

之始以卦氣論復又為先天欲觀萬古一元是也冬至者天之元一之一春分者物之元二之一一者元之體二者元之用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開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元而亨利收藏於貞閉固得密則春陽發舒必正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故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

朱子曰靜中有動見天地心正如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三陽盛萬物蕃此時只見物之盛不見其心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一陽生物之心動於積陰之下自藏掩不得此天地之心所以於此可見邵子謂天心

無改移正是年年歲歲月日日皆如此無差忒

此下

原有復之一陽動於坤下善端初發見天地心大壯四陽震在乾上發於顏色見天地情坤之六陰一主乎靜寂然不動見天地生東山謂不然合刪去

又曰靜可救得動此以靜為主也靜在這裏虛明洞徹便從這裏應去自然透徹心若有私便都差了

其心湛然純一，只在這裏無一毫私意雜之，則物來能應，動便一齊當理。嘗聞延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也。人之一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其體雖靜，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委之無用可乎？

又曰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都不應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此又靜中涵動不流於一偏之說

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不動底又有一般人專要就事上理會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裡一貫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能居仁直內便能方外方外便能直內始得

此章注文首云釋老之學拘於靜而無動蘇張之學

流於動而無靜二十字  
東山評其替合剛去

又曰敬貫動靜則求放操存皆在裏非塊然默守之謂靜也

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不可分為二若只說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得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存養是靜時工夫靜時是中無所偏倚省察是動時工夫動時是和無所乖戾靜時知覺不

昧復之見天地心靜中之動也動時發皆中節止於

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

寧按易艮

卦係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朱子釋之曰艮止也蓋身動物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無咎也前章以動靜名者以見太極動而生陽是

用起天地先也此章以靜動名者以見靜翕動闢體先天而用後天也故曰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



屈則無以伸是亦天理之必然者君子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盍亦審諸附虛谷云先儒自程門方舉中庸  
未發之心以教人此心非是不發只是未發有箇中  
字須合體認佛老乃欲灰滅此心而不發有靜無動  
吾儒則於未發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養靜以待動謂  
戒謹恐懼為已發亦不得只是敬而已矣孟子謂必  
有事焉而勿忘者此也人之一心未發時常多已發  
時常少於未發時用力存養如十月之坤收斂退藏

亦若太極之冲漠無朕而其實則萬理森然已具也

辨方

北方壬癸亥子皆水王之地其卦為坎一陽陷二陰中為險為勞為隱伏其方曰幽都又曰朔方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先天圖乾南坤北乾來交坤成坎坤去交乾成離陽生子中陰生午中坎離交媾子與午對陽為主而陰為臣天與人皆背北面

南故南見北潛辰極居北衆星環共而數四方者皆  
以北為尊南為對而後次東次西宜太玄以罔冥為  
北康節以太極居坤復之間也

程叔子曰朔初也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如彼北方終其  
陰而始其陽

邵子曰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  
易循環也堯典三方皆言東西南獨北方言朔易三  
方皆言平秩獨北方言平在月令曰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伊川又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曰終  
曰始曰今歲曰來歲皆成兩義又坤變坎一卦變成  
兩卦去歲陽氣至此而終今歲陽氣又自此生起

寧按

坤變坎注見  
本篇末條

朱子曰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  
如四時是也屬北方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  
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  
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惟龜蛇二

物

天有春夏秋冬氣候不齊地有東西南北一定不易  
胡為西北之地既有朔方又有北方天之東南有君  
火有相火日月者陰陽之真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  
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人之五臟心有包絡腎有命  
門水火各有二君火真精實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  
謂心竒而腎偶朱鳥一而龜蛇二夫心竒一而腎偶  
二乾坤之畫象之北方有龜有蛇攷之易離有龜象

又有甲冑龜有甲也損益頤皆言龜互體有離也息  
氣於內如陽伏地中之象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外  
又成八卦外面又成二十四氣取象於此固切但不  
知其何屬於十二辰為已不當位北攷之記與書傳  
俱不之及何也此下原有玄字曲遠而走有蛇之狀  
化則龍也震為龍伏坤下為復義或  
近是二十六字寧謂如  
此解似穿鑿太甚合刪或曰玄陽屬蛇武陰屬龜王  
氏云腎有兩龜蛇亦兩所以朔易屬貞貞有兩義正  
而固也智字亦有兩義智前一半方收藏屬陰後一

半復開發屬陽周禮龜蛇四游以象營室龜有甲能  
捍禦故曰武水色黑故曰玄魏氏曰雄不獨處雌不  
孤居玄武龜蛇蟠蚪相扶牝雞自卵其雛不全觀雌  
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符節非有工  
巧以制御之皆造化自然之妙制御之下原有男生而伏女仰其軀本胞胎受氣之初而然死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二十九字寧按此論自是一說與上文所論龜蛇不類  
合刪去

西山蔡氏曰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

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  
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  
可見而背不可見皆造化自然之妙揚子雲以北方為  
玄而統三方有罔有冥意正在此

今以太玄攷之其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

萬物藏黃

象中無可名

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罔者

有之舍

有生於無

冥者明之藏

明以幽自藏

罔舍其氣

陽氣含內

冥

反其與

物在黃泉

出冥入冥新故更代

新故相代出入冥昧中

將來



者進功成者退罔之時玄矣哉

有形入無形無罔之形出有形故玄

時可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

無形時可制○寧按太玄有三方九

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蓋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  
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吳草廬論其名為疑易而實

則非易矣又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

為玄天與西北爵化精也

十月純坤用事陽氣積地下

地與黃泉

隱魄榮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詳味此章則北方罔

冥之義斷可識矣蓋萬物入乎北則有化於無故謂

之冥萬物出乎北無化于有故謂之罔張氏謂冥當

不用之一三者之所息藏乎密也愚謂此是冬至前  
一半屬今年事也又曰罔當無體之一四者之所生  
出乎虛也此又是冬至後一半屬明年事也先入乎  
冥後出乎罔冥當為北罔當為中故天之中在北是  
為辰極冥罔始息而後生有本者如是故曰天有四  
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正  
不動三用無窮天地之玄奧於北其深矣哉或曰冥  
是玄德居中不動而罔直蒙酋即乾之元亨利貞也

此說甚當

朱漢上曰坎本坤體位居北方主天地鬼神之事也

北方入冥天形也坎為鬼神之府斗為天廟危又主廟堂祭祀之事此一說也況先天位坤於北以對乾於南是兼天上下地之事文王又易之以坎者無他以乾中一陽來交坤體是名為坎以坎對離為水火既濟推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中藏互體為艮西北陰美既於此而止盡東南陽和又有伏震自此發生坤

有伏坎坤上六文言曰天玄而地黃天玄即指坎中  
一陽之色地黃即其外之四陰也是以冬至日月五  
星皆起牽牛之一度牽牛星紀也水位也坎卦也故  
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者亦以此也

天原發微卷一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原發微卷一下

詳校官中書

臣葉元符

靈臺郎

臣倪廷梅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

臣蔡鎮

謄錄舉人

臣張仲芳

欽定四庫全書

天原發微卷一下

宋 鮑雲龍 撰

明 鮑寧 辨正

玄渾

朱子本義曰陽之氣健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坤之性順其成形莫廣於地感興詩又曰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其健順可知矣蓋宇宙中間萬物皆有衰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

休息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見爾輕清上浮者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在天之中地方而靜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為二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為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張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其道以至虛為實金鐵可腐山岳可摧凡有形之物皆易壞惟太虛

無動搖故為至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曰空  
虛無物萬物由之以出

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天本是一有地便分為二陽本是一畫有箇陰便分  
出二畫來所以事事物物皆恁地皆是自然非人力

之所能為也

恁地下原有有消便有息有面便有背  
十字寧謂以此解一中分造化似不親

切合所謂先天一事無者更不待安排而後然又曰  
剛去

若論先天一畫也無纔有一便有二有四有八有三



百八十四雖自此去然豈待安排也堯夫問程子曰  
子知雷起乎伊川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既知之  
何用數推問曰子以為起於何處曰起於起處堯夫  
矍然稱善愚謂雷起於天根之一便是一中分造化  
也

寧按程子答堯夫問謂雷起於起處堯夫稱善魯  
齋謂雷起於天根之一東山謂其不然予謂天根  
之一即復卦震之一陽動於羣陰之下朱子詩云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是也第未知  
伊川原意果如是否又按邵子觀易全篇一物其  
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脩於我肯  
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  
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竊詳天以  
一為太極人以心為太極天人之理則一萬化萬  
事皆由是出即上文所謂立根也

又曰天依形地附氣

或問堯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氣而依乎地地何附曰  
地以形而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語其體則天分而  
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其終則萬物歸地  
地歸天天歸道天惟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使天有  
一之或息則地須陷下人必跌死矣程伯子曰天氣  
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也程叔子曰凡  
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張子曰虛空即氣減得一  
尺地便有一尺氣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

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  
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為天體  
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  
東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墜耳黃  
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嘗細推之乾本一畫其體質皆實如一箇物事從裏  
面實出來徧滿天所覆內天之氣皆貫乎地之中坤  
却分為二畫其體量便虛便有開合地形如肺質雖

實而中則虛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容得那天之氣進上來雖金石也透過去天形如鼓鞴外面是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自子月積至四月成乾乾氣在坤下蒸上來便如甑之蒸飯然五月一陰生至七月三陰在下成坤三陽在上成乾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也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磨來磨去急拶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那水之滓脚便結成地

在中央不動今登高望群山如波浪然似潮水湧起  
沙相似火之氣極熱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天數  
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氣之清剛者為天不剛  
則不能包涵覆燾天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  
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故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氣  
也無涯

又曰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  
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  
天地陰陽之大者散為萬物則稟天地陰陽之氣以  
生也囿於形器者皆謂之物物物各具一太極則謂  
之道故以形觀天地萬物則天地為大萬物為小以  
道觀之則天地亦太極中之一物耳

此下原引仰雲  
觀月及乘船涉

水為喻東山謂與天地  
萬物之說不類今刪去

周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有一箇天地之心自然無所

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能於善端發處  
以身反觀之便自見得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  
不可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瘁不悅  
憚亦似有知者草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與濂溪見  
一同草茂覆砌則曰欲常見造物生意盆池畜魚則  
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皆有道氣象也故曰萬物靜觀  
皆自得

程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



以生物為心

十月純坤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息滅至此乃可復見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復卦若從先天看則下一畫陽自剝上九變至坤上六其三十分已積於十月如子在母中天地生物之心未露若從後天處看則坤下一畫忽變成震元是一箇艮卦翻轉來艮陰止靜之中便有復陽流動之機如子在母外此天地生

物之心便自了然可見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袞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只是說得他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發李他心自有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處

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底意

思者皆言天南軒有言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  
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  
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震怒朱子謂須要知  
他無心又要識得他有心天包着地天所作為只是  
知生物而已此是箇無心之心若福善禍淫便似有  
人在裏主宰相似又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開花  
結非有神而何耶

又曰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

這裏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皆透過去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無有無乾坤之象者

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坤二畫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謂之神下原有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只是一氣要生便生非至健不能二十七字寧以上下文意詳之似不貫穿所謂要生便生涉於有意又至健以天行言施於此不切今悉刪去依

程子易傳補以性情謂之乾一句又  
本朱子意及魯齋注補下文三十字  
蓋天道是上面

腦子下面便生許多物事

此二句是魯齋原注在後今移置於此

只是

一氣徹上徹下自生生不息  
本乎天者親上凡動

物首向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

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

此一節出邵子語

論萬物

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  
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螻蟻君臣則義上

有一點子明虎狼父子則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

推不去

此下原有此天地所以為皮殼都包罩在此乾坤是其性情隨所賦而各有不同也二十

八字寧按乾坤是天地性情一句主理而言論理則人與物各具一太極豈可說所賦各不同合刪去

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人在其中子道也故乾陽坤

陰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資以為體乾健坤順

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得以為性

此下原有此

命之正而為萬物之靈物得其偏止於物而已二十四字寧按性命之理不可以正偏言唯氣稟有正偏

耳今刪去補下

第八人得氣之正且通者故推得去而

文五十一字

有以全其所賦之理而為萬物之靈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故推不去而無以充其全止於物而已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太虛是四者之總體不雜四者而言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雖雜氣化而言實不離乎太虛太虛是太極上面一圓圈氣化

便是陰靜陽動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有此水方映那天上月氣有形而太虛無迹以有形之象具無迹之理故曰性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邵子曰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生於動者也太極動而生陽陽即輕清而上浮天也而曰陰陽生天者陽根於陰



也故在天為陰陽則有日月星辰地生於靜者也太極靜而生陰陰即重濁而下沉地也而曰剛柔生地者陰根於陽也故在地為剛柔則有水火土石然則自其本言之則太極動靜生陰陽即生天地也分而言之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故曰陰陽可以生天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故曰剛柔可以生地以天地一氣言之陽自下而上升升生也生陽

以消陰陰又自上而下降降消也生陰以消陽以二  
氣分言之自下而升者為陽生於地中自子至巳而  
成乾生天也至午極而天方中又生陰以基陽基成  
則陽復行為天道左旋自上而降為陰生天中自午  
至亥而坤成生地也至子極而地方中故生陽以基  
陰基成則陰復行為地道右轉生天則萬物生生地  
則萬物成乾坤止用六爻六乃居中進六退六在進  
為終在退為始晝終則夜始夜終則晝始通乎晝夜

而知是易之數能窮天地之終始以明消息盈虛之

理也

原本註文首一節引禮運云太一分为天地又云太極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

始太素者質之始此四句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寧按禮運太一二字已論見第四卷象數篇辨正下其曰太極未見氣是以太極為懸空一物在氣之先矣與朱子所論不合其曰太初太始太素雖古書所載不過言氣形質之始而於陰陽生天剛柔生地義無所發反覺經障合刪去只從物之大者無若天地起文

意自明白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有四象地有八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天地相銜陰陽相交

伏羲先天以乾坤坎離當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兼天  
上地下左右而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  
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  
矣四象者在天為陰陽老少兼日月星辰則為八在  
地為剛柔老少兼水火土石亦為八

寧按邵子以太  
陽為日乾太陰

為月兌少陽為星離少陰為辰震為天之四象太柔  
為水坤太剛為火艮少陰為土坎少剛為石巽為地

之四  
象

相銜者先天圖左有一百一十二陽八十陰上

亦然右有一百一十二陰八十陽下亦然相交者如

乾去交坤成復坤來交乾成姤之類是也

寧按此章原本注文有未醇者如云陰陽本以坎離造化天地天地復以坎離生萬物竊詳陰陽即兩儀也天地即陰陽之大者易云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既列始有坎離之名豈可謂陰陽以坎離造天地乎先天圖中邵子朱子所論未嘗有是說也寧於是刪其不合不切者六十餘字姑論此以見例云

後天文王八卦方位不同以坎離震兌居四正矣而

以餘四卦居四維何也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所宅

故西北為乾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示所舍故西南為

坤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為巽五

岳莫尊於東岳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為艮

寧按先天後天

之說載第四卷先後篇此條所論實於正義無關亦未知所出姑存之以脩觀覽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

唐一行有言蓋天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如塑象能

得其全舜之璣璇渾天法也蔡邕天文志曰天體有三家一曰周髀其云天如覆盆以斗極為中中高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見之為晝日遠不見為夜術數具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行如推磨而左旋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而牽之以西沒日出高則見日沒故不見日朝出陽中日暮入陰中陰氣黑故不見二曰宣夜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其術兼幽明之數邾

萌記曰日月星辰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  
焉又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此魚取蓋天之說  
也李淳風蓋天說曰天地中高四隕日月相隱蔽以  
為晝夜遠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中規赤道  
橫絡曰下規三曰渾天葛洪曰天形如雞子地如其  
黃地居天內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  
浮載水而行以周天之度而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統  
地下宋何承天云天形正圓水居其半東日所出曰



賜谷西日所入曰咸池莊子有北溟南溟之辨是四方皆水證也故曰四海凡五行水生於金百川發源皆自山出而下注於海日為陽精夜入水則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減浸不為溢王蕃亦曰日月初登天後入地日晝在地上夜在地下今史多用候臺即其法也揚子雲曰落下閤經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後漢蔡邕張衡鄭玄皆以渾天為長愚謂此外又有軒天昕天之說皆不足據

此下原引

吳姚信謂人如靈虫一  
節辭義鄙闕今刪去

歐陽子謂古人步圭影意以

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渾蓋之是非君子當缺而不議也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寢高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雖然格物君子未嘗不以窮理致知為先也

又曰西北之高戴乎天頂

張氏曰虞喜有言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數語皆

的有意義惜不究其始終爾蓋洛書之數戴九履一  
一起于下是為坎水天象之始也九窮于是是為乾  
金天象之成也故坎水柔動而乾金堅凝動脉滋生  
而腦精安靜此即北極為天之頂凝然不動有常安  
之形也此亦蓋天之象

又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  
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  
東南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

也

天南高北下陽在南陰在北故先天圖乾位南坤  
位北地北高南下陽在北陰在南故先天方圖位乾  
於西北位坤於東南日在南則中在北則潛天之南  
陽在上故極南大暑見于地者融為水地雖有陰不  
能伏陽天之北陰在上故極北大寒見于地者結為  
山地雖有陽為陰所伏陽性熙極則融陰性凝極則  
結地之南宜寒而下者氣熱北宜熱而高者氣寒從

天也水柔也屬陰以陰不勝陽故為陽用山剛也屬陽以陽不勝陰故為陰用是以形則從乎地之柔剛氣則從乎天之寒暑極陽極陰氣非中和萬物不生故為死地惟天地交寒暑和則萬物生也

朱子曰安定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

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

愚按丹書言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如此則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安定舉成數言鄭注考靈曜云太虛本無形體指諸星運轉以為天體爾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天如彈  
丸圓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  
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圍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  
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回  
直徑之數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  
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  
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平之處則一十

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云地蓋厚三萬里○尚書王蕃疏曰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



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回轉此其大率也  
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張氏曰渾天之體雖繞於地  
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南高北下周天之度南北各分  
其半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餘則皆見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  
潛又曰周天之度環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  
上規環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雖陰中  
自分陰陽要之常隱常見者為靜數坤之策應之百

四十有四其東西循環為用者二百一十六度雖陽  
中自分陰陽要之循環迭用者為動數故乾之策應  
之卦地也爻天也應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也

寧按乾  
坤策數

出易繫辭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及周天之度日與度  
各三百六十五有奇而此云三百六十者舉成數而  
槩言之耳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  
氣升降其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

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

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原本所載至寒暑之候也止後一節

失載今依張子正蒙補足

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上至冬至時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向下此是

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  
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  
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又考靈曜  
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  
上假下也鄭注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  
雨水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  
千五百里夏至時日上極與天表平後日漸向下冬  
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

百里

此下原有委曲俱三字未詳

考靈曜注云二十八宿及諸星

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

寧按此條所論地之升降與海之潮汐正相表裏豈可載此而遺彼第升降四游之說論者不能歸一魯齋所採注文姑列于前而仍其舊今復取先

儒之論補于左觀者擇焉黃瑞節注正蒙有曰此  
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  
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  
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  
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  
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北冬夏晝  
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  
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

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  
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  
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  
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  
與地四游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  
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  
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  
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

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  
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  
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  
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  
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  
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  
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



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  
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  
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  
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  
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  
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  
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  
舊說而未之易爾因附見之。

又按朱子云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

此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

朱子曰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周禮土圭之景一  
寸折一千里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  
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止此數也  
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西冬北亦然  
譬如大盤盛水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  
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  
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

此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  
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問曰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  
歷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蓋地與星辰俱有四  
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  
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  
自立夏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  
季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  
至秋季復正立冬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

極上至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尺有五寸等一尺差萬里五寸五千里一分百里景長景短皆差一寸故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或問四游之說構虛不經故爾雅似非鄭注愚曰衆言混淆折諸聖經賢傳足矣今張子朱子皆以為然則未可疑

寧按虛谷問云地者靜而不動之物鄭注考靈曜  
乃有升降四游之說竊所未喻關洛諸儒並不言  
及惟張子言地有升降仁宗朝太史局著書論天  
體削去升降四游之說須請教以決之魯齋荅云  
升降四游張子朱子已言之矣張子曰日月星辰  
之事聖門不言者以顏子已上都曉得故也後世  
諸儒講貫則又不容不詳且明矣然則今之言天  
者詎可已乎寧詳四游之說朱子謂春游過東三

萬里夏南秋西冬北亦然而魯齋所述注文謂地  
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其所謂四游乃是春西夏  
北秋東冬南似與朱子之說有異而無一言之辨  
釋何耶昔嘗有疑四游之說者朱子只以恐有此  
理荅之黃瑞節亦謂地有升降張子特因舊說而  
未之易耳竊謂日有脩短疑瑞節所引渾天術其  
言近是而潮汐之論則余襄公似得之歷家之學  
予未之聞也姑論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或問朱子曰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

去聲謂日長日短之深

正

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

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今以地中求之多陽多暑多陰多寒多風

多雨皆不合尺有五寸之景

或問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

表處太北遠日也

原本缺此數句今依朱子語錄補之

景夕謂日昃景

乃中立表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

太西遠日也朱子荅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

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日未中  
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午後景長  
也景朝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則取  
日遠午前景長午後景短也問多風多陰曰日近東  
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春必東  
風夏必南風曠土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風  
從陽氣盛衰早陽升風生午盛午後風微至晚風止  
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自是陽氣到彼衰謝日



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  
古謂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又云巫峽多漏天  
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天地亦不甚闊以日  
月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唐賈公彥曰周公營洛求地  
中置五表潁川陽城置中表度景處古迹猶存中表  
南千里置一表中表北千里置一表中表東西各千  
里置一表此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又按朱子言今人  
都不識土圭康成亦悞圭尺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

五寸以玉為之夏至立表表景長短以玉圭量表景  
恰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景短晷短則  
表景長冬至後表景長一丈三尺餘今地中與古已  
不同漢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今在浚  
儀舊開封縣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景南距林  
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  
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刻居中晷  
正則日至氣應得之矣陸象山云孔壺為漏浮箭為

刻日有十二辰八千四維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以  
土圭測日景以磁石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  
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  
岳以南三徙之而箭不同者六岳以北三徙之而箭  
亦六千維之間或前或後或兩屬磁鍼所指或以為  
午或以為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為丙午之間要  
必有一定之說相其陰陽自周公以來則然矣學者  
所當攷

又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

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地特天中之一物爾所以言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又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邵子曰天覆地地載天天上有地地上有天人居地上不覺耳又曰天圓如氣毬地斜隅其中又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空處有限如空中一毬自內觀之坐向不動而天左旋自外而觀則又一面四游以薄四表而止

此下原有以先天圖觀之臨師以上各十六卦為天

之天地之天之元會運世之數而在天同人遊以下  
各十六卦為天之地地之地之年月日辰之數而在  
地今詳文意  
不類合刪去

又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  
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爾

朱子曰在天之位一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  
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諏訔二月辰在降  
婁之類是也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前後左右亦  
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相為對待而不可易也蓋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  
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  
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而繞地而惟日之行  
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有遲速之差然其懸也  
固非綴屬而居亦非推輓而行但其氣之盛處精神  
自然發越而自各有次第耳

又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  
山

素問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天從上臨下八萬里又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以地中求之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先儒言中原山水皆源西北故叙山水者皆自西北而東南地有山水猶人有血脉有近不相連遠而相屬者故曰江海何常斷地脉蔡氏曰大河北境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塞武嵐憲諸山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

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為桑乾幽  
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大岳次一支包汾晉  
之陽又次一支為太行又次一支為恒山此北條也  
其南條者江漢南境之山川也岷山之脉其北一支  
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  
筠之地至德安曰敷淺原或曰今江  
州廬阜二支之間湘水  
間斷衡山在湘水東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山川  
源流可攷也鄭氏以岼岐為正陰列河濟所經西傾



為北陰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為次陽列漢水所經  
岷水為正陽列江水所經西域傳云河有两源一出  
葱嶺一出于闐二水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  
南出積石程氏曰九河未淪沒為海時從今海岸東  
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入海處有碣石在西北  
岸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  
者南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此正古河沒海之處漢

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云

唐法象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瀝貊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

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  
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至荆山又分而東流與漢水  
淮瀆相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  
矣一行

南北兩戒者天所以限中華之地也南北兩河者所  
以與兩戒之山相為經緯也其中用文用武貨殖所  
阜之國皆所以育人民成造化開中國君臣父子仁  
義禮樂之區也宇內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至多

莫如水水精上浮為雲漢下流為江河月影山河之

象水涵星斗之文無非一氣之造也

東山曰月與水皆陰之精故曰

一氣月在上則影地下山河之象水在下則涵天上星斗之文

認山河脉絡於兩戒

識斗漢升沉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區域分野如指諸掌此山河之大勢然也以象求之北戒則析木之所值南戒則星紀之所臨至若鶉首為秦隴之區則兩戒山河之首實在焉人君翕受中州清淑之氣握五帝天綱地紀之符必一統常經而後可

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  
與五帝區相值 同上

坤地也雲漢地之氣乾天也北斗天之樞五帝者少  
昊氏金德顓頊氏水德伏羲太昊氏木德神農列山  
氏火德軒轅黃帝有熊氏土德五帝各居五方其說  
曰究咸池政在乾維內者降婁也為少昊墟叶北宮  
政在乾維外者陬訾也為顓帝墟成攝提政在巽維  
內者壽星也為太昊墟布太微政在巽維外者鶉尾

也為列山氏墟得四海中承太階政者軒轅也為有  
熊氏墟斗杓治外鶉尾也為南方負海之國斗魁治  
內陬訾也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宿在雲漢陰者  
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陽者四為四戰之國

天下山分為四條上應二十八宿

曰岍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東方宿也其次曰  
降婁玄枵以負東海神主岱山曰歲星

曰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方宿也其

次曰大梁析木以負北海神主恒山曰辰星

曰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嶠冢陪尾西方宿也其次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華山曰太白

曰荆山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宿也其次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主衡山曰熒惑

中州

居天下中其次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神主嵩山曰鎮星

負險用武之國

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自陝而西為秦涼  
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

四戰用文之國

陝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濟南淮東  
達距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鄆衛漢東  
濱淮陰為申隨

負海貨殖所阜之國



北紀東至北河北為邢趙南紀東至南河南為荆楚  
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  
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此負  
海之國也其他如九隘之險九河之曲瀆水三危汶  
江九折皆上為列宿河洛篇曰天極中星崑崙之墟  
天門明堂太山之精張平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皆可指而  
言也若極而論之則八極之維徑二億二萬二千三

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  
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其數用重鈞股  
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  
以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  
表無極宙之端無窮不可究詰愚嘗上下區域攷諸  
往牒姑就三皇五帝所臨之地言之則大章豎亥所  
步孔子稱其地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蹈流沙  
東極蟠木天地翕合而秀氣鍾榮河效靈而圖書出

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周孔出而為中國衣冠禮樂之  
主以承羲皇群聖之托鄒魯多儒雅燕趙多豪傑山  
之東西多將相皆所以相與經緯乎中國也禹承堯  
舜之盛平治九州玉帛萬國定可壑之地九百一十  
萬八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  
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里出銅之山四  
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貨殖所阜男耕女  
織不奪其時以供財用儉有餘而奢不足公家有三

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至成周盛時民口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時十六萬一千人自後歷秦漢隋唐盈虛豐耗不常以至於今天下一統超鴻濛而混希夷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可以追蹤三五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司馬相如傳注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廣袤萬里高

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欄旁有五門天帝之下都也水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一萬一千里胡用之問天竺去處土地多生異人朱子荅曰中國去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使來貢獻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東南天竺諸國在其正南黃河在崑崙東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在西南上竺乾書說阿耨山即崑崙也山頂有阿耨大池

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  
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  
頭其樵尖則崑崙也中國地形正圓所生人物亦獨  
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中氣其他世界形皆偏側  
尖缺而環處其外不得天地之正所生人物亦多不  
正此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此說古誌有曰西北多  
山崑崙為祖根本脊脉跨越寰宇五岳三塗綿亘錯  
峙又曰河出崑崙地最高仰北方沙地無險可障潰

決東西易成漂蕩禹疏九河殺其駭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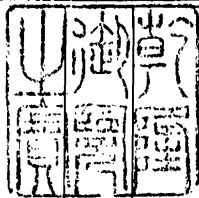
又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要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處

按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天之中何在曰在辰極地之中何在曰在嵩山惟天以辰極為中故可以起歷數而推節候惟地以嵩山為中故可以定方隅而均道里子午其天地之中乎冬至陽生子夜半時

加子所以乾始於坎而終於離此南極北極獨為天之樞而不動也夏至陰生午天中日正午所以坤始於離而終於坎此黃道赤道亦在嵩山之北而不爽也惟天地之中處一定不易是以聖人者出處璿璣以觀大運據會要以察方來皆自此而推之也或謂愚曰子之玄渾章可以盡天地之制乎曰非也言天文則有司天史言地理則有指掌圖言雲漢分野則有唐一行言水經曲折則有鄮道元然皆按陳迹而



言未底其極也太玄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其  
妙有不可得而言矣



天原發微卷一下